成命已下本不敢再有煩瀆但事關臣等而上
累
聖躬爲之發怒動火下令廷臣爲之懼罪諱言
臣等實不勝惶怖慚悚之至爲此具
題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二

引疾乞休再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力盡心孤再乞骸骨還鄉以全始
終
恩造事昨該臣以病乞休又因人言與同官臣
志臯臣位合疏求退陸續奉
聖旨諭以暫時調理勉其承乏入任事且爲之暴
明誣枉披寫情愫而屬之調劑轉移肅清

世道之責臣孝不曾參而信逾於投抒忠
非傳說而託重於調羮有
君如此真百身可許萬嫌不避之時而區區疾
病口舌非所遑恤亦非所宜言矣但口舌
在人尚可恃
聖明之作主爲逃責寡過之地若疾病在身則
必待精神寧固而後籌策得攄其忠氣血
充榮而後馳驅得盡其力乃臣連日以來
不惟頭眩腦痛日加困劣而重以疑怪難
明之證方書所不載者每一假寐半刻之
間則寒顫驚呼至於數四床榻爲之動搖
僮伴無不聞見雖醫官易大艮用大劑附
子扶陽之藥投之終不能止也此蓋由臣
一向觸藩困苦失計危疑以致精神不復
守舍血氣不能充體念雖有欲攄之忠欲
盡之力而宰物者已錮之矣況今時事可
憂正多外有東西戰守之機宜內有甲乙
異同之議論上有空虛難處之

國計下有愁苦易動之人心凡皆非病臣所
容偃息卧理者然此猶可諉之用人行政
各有司存至於
丹扆箴規之論
青蒲涕泣之言而身隔
九閽病餘一息竟無緣剖心血以報所
天接慤欵而揚
休命則密勿輔理之謂何而臣疲癃疾痛中又
豈堪此負乘之憂曠官之懼也即今母病
久瘵且見臣憂亦憂見臣懼亦懼以旦暮
難保之命而當此風波叵測之時臣則已
矣其如母何伏望
皇上察臣一身在事原無重輕憫臣二命相依
實同生死
特賜骸骨還鄉養母以全終始造命之
恩臣無任懇激祈望之至
奉
旨大臣謀國當權重輕據卿所奏既云外有東

西戰守之機宜又何慮內有甲乙異同之議
論卿當爲國任怨任勞朕心自有主斷豈可
托疾求去宜即進閣辦事不必再有所辭吏
部知道

請釋久繫罪臣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刑部議覆雲南撫按官勘報李材功
罪疏另揭送閣臣等再四參詳竊以爲據
此一疏則材之報功原不可謂不虛而
皇上之罪材原不可謂不當但恨前此救材諸
臣不覈實事不持平心而但以人品學問
爲功伐以風聞影響爲斷案宜乎其說之

愈長而愈激愈忤且愈重材罪也若臣等今日之論則不然夫
皇上所以怒材者爲其欺冒也而欺冒不同有實敗而掩之爲功有無功而飾之爲有亦有功在人而攘之於已者此其欺冒乃全虛不實之事不妨法外加嚴懲一儆百今據李材原勘之疏觀之當孟養告急時材實曾遣兵助戰獲有金沙之捷既而孟養進貢夷文又明稱

天朝賞發天兵則此舉既不可謂之無功而其功又不可謂不出於材矣至於多報首級不過就有功之中以寡作多而未嘗以敗爲勝以無爲有也又不過據將官之報失加查覈輕爲人叙功而未嘗自以爲功也此其虛冒乃實多虛少之事律以周官八議之條正在所可議者矧材禁錮數年母死不及視飯含家破無人給饘粥顛連困苦亦云備嘗

皇上既爲之哀憫行勘一番而該曹又爲之折
中平議以覆臣等竊以爲連年諸司之激
論俱不足憑止憑此一勘一覆而材之罪
不掩功法不蔽律可槩見已臣等適又見
雲南撫鎮等官交報稱緬賊內犯勢甚猖
獗此項賊情原係材昔年料理之事今當
緊急用兵正宜大明公道少弛文法以作
邊臣任事之氣則久繫如材者不惟爲材
可惜而爲地方亦可惜也此臣等最平之
論原不爭材無罪但望
皇上於罪中原情或爲民或充軍使萬里馳驅
之舊臣數年縲絏之餘命獲保首領以沒
亦見
皇上慈悲放生無量功德耳臣等不勝企望之
至

引疾乞休三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三乞

天恩早遣無用病臣以延餘命以免曠官事昨

該臣以病再疏乞休奉

聖旨大臣謀國當權重輕據卿所奏旣云外有

東西戰守之機宜又何慮內有甲乙異同之

議論卿當爲國任怨任勞朕心自有主斷豈

可托疾求去宜即進閣辦事不必再有所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奉

旨之後隨該同官二臣到臣榻前諭以

皇情注眷惓惓如此時事雖難身疾雖困不可

不強扶一出以待從容望見

天顏之後少吐赤忠求去未晚臣亦涕泣自傷

以爲臣於國家如匹鳧之在江湖而

皇上之倚臣如狂瀾之須底柱昔孟氏於齊王

邂逅爲君臣耳非有積素累舊握手臥內

之親也尚以師命不敢請去今臣特逢遇

知兩自田間敦召託在心膂業已感激自奮數

千里奔

命而來顧當此三陲告警之時

九重旰食之日乃堅臥不出屢博

温綸既負

君父之大恩亦犯聖賢之名教苟非木石胡能

忍心但古語有之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

仁君不畜無用之臣臣之今日可謂無用

矣精誠不足以動
天地謀猷不足以安
國家風采不足以肅朝端吐握不足以爾時
彥即使神完氣固尚可驅馳不過靦顏以
點
禁門數尺之地而已而況頭風痛楚心氣怔
忡且一日加倦於一日今天時荏冉入夏
而臣絮帽裹頭重鑪灼體尚不免寒顫奄
奄之息其餘幾何若復隱忍冒昧綴空名
於
朝請糜日給於大官則鬼神亦將厭之而豈
但
仁君慈父無所用此殘魂假魄爲也臣知今日
多言瀆請爲負
恩然知其負而早去以避賢者即所以報
恩亦知一事未成而去有愧初心然去不以爭
事而以引疾即所以明心伏惟
聖諭令臣權國事之重輕臣亦望

皇上權恩禮之重輕留臣之身與用臣之言輕
重何如也惜臣之去與全臣之生輕重又
何如也是用稽首哀號仰丐一日之
早放以延餘命以免曠官情迫詞窮無任惶悚
隕越之至

奉
旨朕知卿忠誠再次勉留自有深意朕因新春
積火上升兩目疼痛卿可即出待朕少愈召
卿面見商量國事必然使卿安心慎毋疑阻
還着鴻臚寺宣示朕意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年四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今日三

上疏乞休隨奉

聖旨朕知卿忠誠再次勉留自有深意朕因新

春積火上升兩目疼痛卿可即出待朕少愈

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必然使卿安心慎毋疑
阻還着鴻臚寺宣示朕意吏部知道欽此隨
該鴻臚寺卿張棟等到臣私寓宣讀臣恭
設香案叩頭謝
恩訖臣伏惟故事諸司奏章皆次日發票又次
日批行今臣之此疏蒙
皇上即時隨覽隨批不由票擬此
特恩也且謬辱以忠誠之
褒明示以勉留之意既許其
召見商量國事仍令其安心慎毋疑阻而復
加意鄭重
欽遣多官宣示此又
特恩中之深知非但羣臣之所不敢望即臣之
始望所不敢及也臣疲癃餘息跼蹐危衷
前此因見
聖心不自於天下委不能一飯下咽一夕安寢
今既仰窺
皇上天日之明肝膽之信愛臣以德而不以姑

息留臣以心而不以禮貌臣復何勞怨之
敢避何身家之敢謀惟是連日正苦頭風
困劇不便
朝參仍聞
聖體方在靜調臣子之心尤當以愛
君爲重不敢遽勞
晉接更乞
天恩少寬旦夕使得從容扶羸策憊以修職業
專精屏息以奉
大對耳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閣務繁重卿宜即出
以副朕眷倚之意吏部知道
發下吏部尚書孫鑨乞休本該文書官杜茂口

以福祉眷尚之意吏部知道

聖旨[illegible]奉[illegible]知道了閣[illegible]重[illegible]宜[illegible]出

奉

請處分銓部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適蒙

發下吏部尚書孫鑨乞休本該文書官杜茂口

傳

聖問孫尚書屢次託疾是何主意臣等因此仰

見

皇上留神銓務洞察下情不敢不據實以對臣

等看得鑨之爲人朴直端凝雅有大臣風
度自蒙
恩拔擢以來恭已以聽該司虛心以從公論臣
等皆望而敬之近雖以郎中趙南星事責
及然
皇上旋降温旨旣已盡忘成心而鑨亦廷見謝
恩泯無一毫形迹矣乃連日忽稱病甚
屢旨不出臣等亦心疑之旣而臣錫爵造其臥
榻問其所苦乃爲考察時風寒所傷腿足
疼痛至今未愈退而質之侍郎蔡國珍郎
中劉元霖等其言如出一口由此觀之鑨
乃真病非別有主意悻悻詐託也而外廷
揺摩之見猥見臣等以趙南星之事被誣
則謂臣等必有憾於吏部而欲鑨之去又
見鑨之稱疾在南星去後則謂鑨亦有疑
於臣等而爲此求去殊不知誣臣等者原
非趙南星臣等且於南星無憾何況於鑨
鑨又何疑於臣等乃其汲汲求去之意似

專爲目前推陞大選之期既恐以疾誤事
又不敢擅自委人臣等今爲之另擬一票
將前項推陞等事暫令本部侍郎代管則
鑨自無所藉口不敢再辭矣緣係此
題
上請伏乞
聖裁酌量施行

請
召對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臣錫爵於三月中以病乞骸蒙
皇上不即放棄許其
召見商量國事使之心安臣因自念去國二年
到京三月從未得一覲
天顏臣子之情眞有萬分不自安者今既有此

利見之機而
皇上且明示以腹心之信如覆盆照日枯木噓
春臣誠不勝欣躍悚踊之至惟恐犬馬病
身不能一刻奮飛而至
皇上之左右也乃臣自月初扶服進閣以來初
聞
聖月在調繼以天時乍燠不敢造次啓齒動煩
起居今已守候三旬未見消息誠恐過此清和
之月天氣一日炎於一日而臣等欲望見
洞光且一日難於一日猥見臣等
默而辨事無造膝攄忠之效其隔墻獻疑
望影騰姍又一日多於一日矣雖
聖主天聰天明不出戶而見天下萬幾庶政原
無廢閣臣等辰入酉出憑章奏以白事亦
可粗逭曠瘝之愆顧今
朝綱顛倒國是混淆人各有心下爭爲政臣
等即身任百勞不能當
皇上之一出

皇上即日發千言不能及朝堂之一見盖積玩
之勢積疑之形有必不可自下而彈壓空
言而取信者譬之太陽升而霾霧自消黃
鍾鳴而繁哇自息此方今挽回世道最上
一着之機
皇上不惜
聖躬之暫勞乃所以遺
宗社臣民之永逸其所係非淺鮮也至如臣錫
爵萬苦奔
命一場亦思少借
陛前尺寸之地以效愚忠之萬一而至今屏息
企踵日遠日踈耳不聆
警蹕之音目不接
起居之狀每日出閣見廷臣問及於此爲之口
縮腑而難對面忸怩而無光此亦天下之
至羞至苦而
皇上亦宜有以哀之矣爲此冒昧叩頭敢請
燕閒登對之期而臣志皐臣位亦願旅進

軒墀共祝
岡陵萬年之壽伏惟
俯賜允俞臣等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亦不勝幸
甚

調停宗藩事情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
發下禮部本該文書房官李浚口傳
聖諭說與禮部知道王府宗室是朝廷一家之
事況且只是空名原無耗費祿粮仍又不許
各藩援例有何大碍爭執不已如此一事不
得主張成何朝廷你每件件做了人情偏要

抗違上命以此立名是如何說欽此臣等切
惟
瀋府之事
皇上連年傳旨以恩權義以義起禮即古堯親
九族周封同姓之盛心而至於就中樽節
不給全祿不爲後例又未嘗全撓有司之
法臣等向已屢次傳諭該部使之遵行但
該部所據者條例所循者職掌迹拘於避
嫌勢阻於中掣此其所以爭執不已致蒙
皇上切責而臣等亦爲之反側不安者也除一
面遵
旨再行傳示外臣等竊又惟
皇上雖無反汗而
冊典勢難久停今該部既已題定
欽依於二十六日遣官冊封而今日尚以
瀋府之事不決未經開列
上請既誤日期且駭觀聽今縱使禮官就能將
順

德意不敢再爭而臣等竊以事勢度之從來
新封王子必當先行宗人府查其履歷然後
行翰林院定擬封號封號定然後次第行
各衙門鑄印造冊具袍服事緒多端必非
旦夕可辦亦必不能及四月內
各府冊封之期不如且停今年定以別年舉
行免其再行爭擾庶上不失
皇上惇倫睦族之恩而下不誤目前
傳制冊封之典臣等折衷情法調維
上下計無出於此者至如
聖諭謂該部件件做了人情偏要抗違
上命此在書生泥古太過則有之而臣等可保
其必無此不肖之心也昔人謂
君仁臣直在
皇上以大度容之耳今
聖諭既傳則部疏似可慢發倘念臣等芻蕘之
言或有可採就將改期別年之意
批發施行

奉
聖旨朝廷詔令不行於臣下卿等曾見
先朝有此政體否況係親親且無大碍若以把
持之故竟不舉行朕爲何如主既卿等說今
歲已遲姑准先行各府冊封之禮明歲着預
先題請再不許故意抗違延緩誤事該部官
姑且爲卿等免究

請調養
聖躬疏
本年五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房官潘朝用齎本到閣臣等恭
問
皇上起居伏蒙
傳諭
聖體右膀麻木不能尚袍又目痛未痊加以頭

眩臣等
威顏在望未伸咫尺之懷疴癢關情彌切瞻依
之悃竊惟
皇上一身乃
九廟憑依百神呵護之身雖頭目微恙肢體小
違原無妨於眠食顧今仲夏天氣乍熱乍
涼其時最難調理而臣等又念
聖齡方茂氣體充盈則此時正屬喜涼惡熱之
日有如衣幘少御坐卧當風則寒氣外侵
而成臂麻積火中鬱而成目眚未可全視
之爲有餘之證而不爲加愼也伏望
順乘時令順養天和平氣怒以養元神調寒煖
以固腠理使
皇躬天保早臻勿藥之休
朝殿時臨誕受呼嵩之祝臣等備員左右扈
清蹕而覲
末光其爲榮藉其爲慶仰又當出恒情萬萬矣
不勝下誠懇切之至謹具

題恭候
萬安以
聞

奏報東事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先接遼東巡撫趙燿塘報稱王京
倭寇已陸續入境歸巢隨該兵部題
知訖然臣等猶慮咸鏡道所屯清正倭兵一枝
尚持異心難保全勝昨日接得經畧宋應
昌續報乃知此酋因見內外兵勢大集亦
已遁歸王京咸鏡十三郡縣俱已恢復計

此時羣倭必盡出無疑而朝鮮一國君臣
其起死骨肉之感又不待言也一舉而
威制遠夷
恩施亡國外則免征發轉輸役久變生之慮內
則省文墨議論道傍築舍之煩此盖由我
皇上乾剛獨斷聖武布昭故能使文武同心謀
力畢舉而成此非常百勝之功也臣等與
陪末議伏聽凱聲謹藉手再拜以
賀切惟
皇上近雖以頭目小疾靜養
深宮而當此東西大定臣庶洽歡之日自然
精神爽快動止恬和宜以時一
御朝堂獻俘受
賀暢
威靈于萬國肅
覩聽於四夷臣等尤不勝欣踊願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定國論一政體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陳泰交要務以定

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

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狗馬餘忠謹蓄以待

青蒲之對至於

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

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頌言而陳之

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
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
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
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
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臣
亦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
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
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

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
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
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興爭
興則黨立雖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
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
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
力殫於相伺名望損於相詆即使一彼一
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持終於兩欺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汙爲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爲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頗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

向者
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爲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於盈庭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則雖盈庭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白黑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爲益而妄言置之不爲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

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於聽納之時

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
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
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爲而言自公朝
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
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
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
賢而徐簡其不賢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
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
來淹棄諸臣之中盖有素心馴行卓然流
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
朝廷既不盡得眞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爲
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
若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
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
此也
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
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於朝無完人人
無完行言者以爲必有辨者以爲必無當

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爲調停量處若其
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寃若
其事果實則既聞於
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
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請
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
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
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
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
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
人者亦敢聞於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
還
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
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
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
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
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爲對臣

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與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狥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狥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爲

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六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佋耳目耳目又佋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佋而身受

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
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
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
反盡委之
君父且天下有眞是有眞非是中有非非中有
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
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
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
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什
之天下已有未當即當舍已以從人人有
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嘵嘵苟非有
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
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
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
叅預政務惟藉
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
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

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
與石無異若使
宮禁隔於邃嚴
威顏違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
畧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
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
皇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
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
司而終歲不一蒙
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
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
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
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
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
聖政萬分一哉伏望
皇上勤批荅以明
聖斷
平喜怒以調羣情時

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
末光奉
隆旨以盡欵欵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
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
皇上一加意於臣言臣於前月中已進有
召見一揭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
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
交之義畧陳要務如此盖主與臣交大臣
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
成泰道以定
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知卿爲國忠耿持論公平大有關
於時務政體係朕躬的朕已知道了其餘該
部院悉心確議着實舉行以成蕩平之治

請

定進講經書疏

本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先該臣等欽奉

聖諭令講官將禮記逐日進講今已進過講章

將及儒行終篇臣等看得儒行而後有冠

婚等項六義皆儀文器數之類於理道不

甚緊關講臣無可敷衍議論陳獻忠藎者

臣等看得經書之中有詩經孝經二書皆
經先師孔子刪定詩得性情之正孝爲德
教所先以此進講庶乎博而有要可以羽
翼諸經日新
聖學伏望
皇上隨意擇講一書使臣等可以傳諭諸臣今
其接續禮記之後預撰講章
進呈以候
皇上親臨聽講不惟臣等一得之忠可以少攄
即聖經千載之遇亦有厚幸已若此外更
有
御前切要之書或儒者格言或
祖宗故事但憑
聖意所喜不拘何書皆可傳講臣等無不奉行
謹具
題恭候
聖裁